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

大學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大甲曰節

陳際泰文 顧之念，嚴諸天，則尊而可畏。**評** 如此則天字是外假。**嚴** 天之明命。體爲含靈。有先父母而厚者也。**評** 却是和尚所悟之物，非明命也。

錢禧文 想莫爲莫致之表。初不殊禮樂征伐之世。故奉若職而欽若事。則有慶越若職而怠若事。則有譴云云。**評** 命字講得恁粗，却著了因果報應之魔。不止劉向五行傳某事某應之附會也。天命二字，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

有從氣數言者。卽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眞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橛。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橛。總怪這一个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眞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陋易破。卽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適以爲寓言。故佛家于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黠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眞成兩橛也。此文見處如是。故精粗皆不的。

帝典曰節

陳葵龍[illegible] 至德高巍。則有蕭然立獨而不與物接之患。評 無此一

種至德。乃黃老邪說耳。駁御萬機而無疑。持一心而不惑云云

駁說明字根明德二字。此身心之功。非於事物機務用人見其無疑不惑之明也。所指明字皆極粗。稍高談。又入黃老矣。

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illegible]帝之視後聖。其艱難百倍於後聖。視凡人。其惕厲又百倍於凡人。駁克字著定克字特作自然解。枉費回護。此偏說得艱難惕厲到極處。而帝之峻益明。可見俗眼怕說聖人有工夫。眞是夢也。

皆自明也節

疏上三書。因致勉人之意。作傳本旨如此。

此句重自字。不重皆字。

傳二章釋新民

[illegible]說　云云。【駁】自新新民新命。皆從德化言。極即是至善。用其極即止於至善。乃以剛果奮發力致成功爲用極。何其謬哉。甚矣章句之不可不熟讀而精講也。

[illegible]說　明新非二物也。我德既明。亦可謂之新焉。【評】此則可云民德既新。亦各自見其明焉。【評】此却說不得。新原就君子身上看。

首節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illegible]說　凡作帝王學問語。不可落理學套。既爲其近於儒生。且非帝王事功德業。先天開人因時立政之象。【評】於此見千子見識之粗。本領之陋。帝王儒生。事權不同。學問豈有異耶。事功即在

德業內必欲分說却有得德業小事功大矣卽所言事功亦止是後世英雄帝王氣象與成湯王道無著從事功說到德業微妙又轉入黃老家當與聖人事功德業無著不論本原但欲張皇局面不知適成粗陋也

羅整菴聖人不爲事物之學則性而已矣**評**事物卽性學新豈只在性乎

苟日新重讀爲得朱子意此是爲學入頭處下兩句方能接續工夫全在苟字上

玩註於日新下作一斷用則當一字轉下須得此意

苟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

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將文作三句平看。直是粗在。

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往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卻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卻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卻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連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

此君子不指名位。

極即至善也。用即止也。無所不用。自新新民也。

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詩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了說。如謂湯唐之

盛卽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自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于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

左敬祖文 新無極惟所用耳 **評** 明曰其極如何又說到無去 **文** 新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用也哉云云 **評** 看註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惟將用字與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下求虛字皆不當於理如篇中有新用新其極乎新之用等句其爲語病不小而最悖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

與無爲而治題破云無爲而有爲者正同。皆求深而得謬者也

陳際泰文 勢不必有所憑也。深雪已勤。即廢國而勃然誕受 **評** 不是此種論頭君子二字。兼古今而言。不是勉後世衰王奮興之謂也 **文** 在吾人精神間耳。**評** 用其極。非用力之謂。更不是用精神。

歸有光文 君子知一事有一事之極也。而凡事皆有之。一物有一物之極也。而凡物皆有之。天下無一事而非其身之所當爲。無一物而非其心之所當受。則亦無一極而非其事其物之所當用矣。**評** 無所不用四字。獨見全理。**文** 知至至之至此極也。知終終之。終此極也。**評** 極從知得。用易語至精。**文** 傳者之意。蓋不獨爲新民言。而亦深爲新民釋也。**評** 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

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个新民。則民字中局頗。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是文獨發明無所之義道理尤高潤。尤精密矣。

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爲不然。皆自明句。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新民新命之本於自新。道理固如是。然畢竟此章以民爲主。

作文隱寓重自新意無所不可若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却不然極即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歸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爲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即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忖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而自不走作

天字是極字出身處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看其與陳呂辨論可見

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

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

題意在邦畿。不在民止。且曰惟民所止。不曰惟民止之。針鋒少差。

便佞下兩節去。

詩云穆穆文王節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此節明指个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一牽輓過不得。

五句是个大式樣全為學者說法。

講有深意 止至善如聖人斯為無愧而以苟且之心應者人倫盡缺焉 講 方見至字之重人只曉得善字耳。

敬止二字是統止之全體大用。

總講其文自記 敬止二字兼體用言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大全張氏以上一止為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為一事各具之止不可從。講

體用極論得分曉。不第此節也。體用原分不得。今人動云某某有體而無用。某某有用而無體。皆亂道。無用者其體虧也。無體者其用非也。

【[illegible]】人極之在天下也。日用而不知。聖人生而斯道有所寄矣。【[illegible]】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文王是止至善樣子。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須明是從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中指出大目。不是以五者概聖人之止。又須明文王時勢境地。見文王所止之善之至。方不是泛論五倫道理。

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孫若士謂若作至善看。可勝備哭。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爲睦子黑腰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

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爲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卻無一定之

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爲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爲君道之善。而必如文王之爲君。

乃止善之至也。

【袁國梓說】禪之不能伐之不可而抑首事人。此勢之最難者也。然而文王之止敬者。終其身而不廢。【評】此即浙學後人詆堯舜不能殺舜禹。只得以天下結識之類也。文王止敬。純是天理之極則。如此說來。多後世功利揣摩之論。不見至善之止矣。

【楊以任文】高其節以悟之。亦見王有可攜者也。【評】龍比亦是敬。與文王境分亦不同。豈可抹彼尊此。【文】有二個心之日。猶挽以歸服事者。非不爲蘇姐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后耳。【評】此義過火。吾身之誅賞惟君命。下民之后雖自天降。非一人之私。不可同論也。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絶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

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狥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違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文於極情處未免有過當之論文不可不知

與國人交獨分義例不可混入為人君界內

此有題內題外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題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題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者推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上二節是全章引子。第三節明指出一箇聖人之止。吳次尾謂不必重看誤也。若謂總是止善影子。則下二節皆然。即云求止工夫在下。然重講聖人之安止。亦自不侵下也。況註中學者於此云云。已明示學者就此求止之方矣。

詩云瞻彼淇奧節

上節言止。此節言所以止。

金聲文 至善之存乎我。一止焉足以定之。評 逗漏止一句。即見其失。釋詩一絡。彩正為不是一止焉足以定之耳。要之後來講止字。無不作禪會。

顧麟士 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二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評 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字。詩文本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況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緡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作文欲得釋詩體。豈不反客作主哉。後來紛紛從釋詩蹊開套。作俑於此等評論。誤人不小。能於不能忘句得大意。領取明明德止至善之妙。正所謂詠歎淫佚其味深長者也。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自然活潑。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須知爲釋止善而得詩。非釋詩而得止善也。

如切如磋者八句。或將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定。無效字意。註云卒乃指其定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或又將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慄兼心意言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

無此說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看詩自明學修二句是求止

恂慄威儀二句是得止分界最清

【陳際泰曰】人心緣物而有弗學不自知其不足也人心因物而蔽

弗修不自知其有餘也【評】此義甚精學修亦人人所事如切磋

琢磨之學修固自不同矣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

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歸有光說】如切如磋以致其知大本大原之地必欲洞究而無遺

【評】單講本原此陸王之求知非聖學矣

【陳際泰說】今人之為學其始擇之太精而其終安之太粗【評】陳王

之學皆然。要之自以爲擇精而不知其粗甚也。又學未有從縱逸而入者。以爲古人之質與。可以高坐而致焉。此大惑也。彼其於攻苦之途。視今人較勤也。學未有蔑尋常而達者。以爲古人之意高。可以過而不問。此大惑也。彼其於耳目之物。視性命同功也。隨精進之言。令人意永。可見好讀書人雖所得有淺深不同。已教陳王惑亂他不盡惑亂之至者。畢竟是不好讀書之人多耳。

學訓講習討論。所以別於修也。能侗虛說个學。則省察克治。亦可統名曰學。

恂慄也。威儀也。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況迷入詩人本旨乎。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因疎而作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俗多以上二句爲功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是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卽全善至字也

【補爲儀】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說之矣今又以恂慄威儀分身心甚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着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工夫乎【辨】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害身心卽表裏也【補】瑟僩不必解解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卽恂慄之意當留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瑟者嚴密僩者武毅又接云瑟兮僩兮者恂慄如此則是有三般解矣【辨】瑟僩不必解語亦太略恂慄威儀必靠瑟僩赫喧四字講出方精確玩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

瑟僴等語氣耳。【徐】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人於切磋四句。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耳。【講】此說則人不然。下文有必當留避者。有不當留避者。如此節說明明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留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是囫圇一句。拆開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非上四句爲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首說來。先輩做前三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留避者也。

【陳際泰】使僅一有斐而足當君子也。則古之得名者不太輕乎。吾以爲此有別解也。【講】道字直指其實。不是別解。大士自己意見看有斐淺耳。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僴赫

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寔有如此。今却自已淺看了有斐二字，文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欽久，道大學也須坐箇狀同矣。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錄新民至善之實在賢親樂利，明明德至善之實在學修恂慄威儀，此却是止字真寔要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節

[歸有光評]淺近之治。無以綿再世之澤。而苟且於一時者。非長治久安之道。[評]後世帝王。總不能出此四句。後世儒者。又遂迎立說。故必無至善之治。

[陳繼儒評]創業之君。有神聖之德。其治天下之具。不恃乎區區之法也。而立法定制。必為之詳盡者。以為我可以無法。而後之人不可以無法。[評]有德化。便有法制。先王時不可無法。後人亦不盡恃法可治也。[又]作法於祖宗之時。必皆周密精思以為數世之用。後人樂為循襲。則不必輕言變通矣。[評]如此說漢唐祖宗皆可與文武比肩矣。[又]開創在大亂之後。故能縱橫任意以成一代之規。後世多所牽制。則但宜整復舊章矣。[評]此更亂道。後王果有前王之道。而祖制不善。豈獨牽制哉。[又]楨幹之良多在世族。夾輔之勳。尚有同姓。所謂多才之國。磐石之宗也。[評]賢其

賢謂後賢仰其德業親其親謂子孫思其覆育非根結磐固之義【疑】祖宗不可恃後之有人而不詳其法云云【辨】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章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乃所謂至善也若但以開國能立法則漢唐以還莫不有法安得沒世不忘哉朱子所謂唐虞三代之道二千年來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萬古之篤論不知道者都信不及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詩人詠歎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從後世思超越於前王而不能，極後世所期望於前王而已，恰好。

形容出前王止於至善。始得贊頌詠歎之神。

[淵講]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語]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

評家謂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賢親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即淇奧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慄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賢親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

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樣。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借來却空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磋諸義。故釋以証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非實語。故補賢親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誕。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歸有光文 人君之治天下。太上以德。其次以法。評 以法便是末世事。豈止其次。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辭生於無情。亦惟無情者乃能爲辭。正說得健訟人揎袖鼓吻。盛

氣以入。不知何故忽然斷風。方纔有下句疏解出來。
畏民志不是說民志淳良。無情不得盡詞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旣明句。蓋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僞耳。非謂變易民志也。
上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此句大畏民志。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著我之明德旣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爾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卽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大畏民志句。是推足上文。就聽訟說。此謂知本句。是引釋傳意。不

止就聽訟說到此謂二字。兩意齊下。不脫不粘。有賓有主。若直作分註。便屬添補。又看成兩件。失此謂指點之妙矣。

大畏民志二句。謂下句不當粘煞上句則得。若上句道理。原看不得粗淺。事理有分別。其本無分別。

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在聽訟不說諸明德。令人推廣意會。此神氣也。

是隨舉一事。以見莫不有本。聽訟只新民中一端。而必本於明明德如此。可見本無不一。語意最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本。即此可悟。

無訟尚不即是本。就此指出本耳。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顯明凡事總一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凡本必一而末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爲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而或以無訟正是明新要理不可作一端看妙乃說夢

其末散爲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末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無不合者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出於明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謂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金聲文 大人無以家國天下爲念，而其精神寔不在人，當令人精神常注我耳。**評** 不費此作用，此即是爲人矣。**文** 以一念通天下之故者，君子擴明德。**評** 提陽明宗旨。**文** 以一身定天下之志者，君子得止法。**評** 參見羅話頭。**文** 觀此而可以知本矣，而知可以至矣。**評** 陽明以知本爲良知，見羅以知本爲知止，文之根

源由此故說得極神妙處不離機權作用。

附大畏民志二句文

得畏志之所自即訟可以悟本矣蓋民志而至於大畏必有其所以畏者在也此雖為訟言之乎而知本之道已不外是管蕢句刑之職則曰斷中小司寇之職則曰登中以是知士師救法之理即天子傳心之道也夫易道者心難道者法乃使天下不見有難道之法而止見有不易道之心此其故必有深焉者矣明其故也士師得之以為士師天子即得之以為天子今由夫子無訟之言而知無情之不得盡辭如此則非特震之於鈞金束矢之際也入大吏之庭而思震其為震也幾何也周禮之戶口版籍咸隸於秋官以是知爾室之中皆囹圄已入納於大吏之庭矣亦非特威之於狗衆讀法之下也觀正月之象而思威其

爲威也幾何也虞典之奸宄蠻夷悉統於司寇以是知飲食之變爲兵戎又更出於正月之象矣若是者惟民有志畏之寔難至於大畏民志斯無訟之至乎然而大畏者民之爲之也其所以大畏者則非民之爲之也習朝廷之律令而不驚而一行之失恐修士之知而戒之必嚴非朝廷之勢輕於修士也吾所畏之故不存焉耳選君公之典章而不懼而一禮之愆聞賢宰之名而變之必速非賢宰之權重於君公也吾所畏之故忽至焉耳夫其所畏之故則何也吾於是慨然於經之所爲本末也命臣以簡孚而必稱伯夷之降典謂刑之生於禮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德明惟明之帝而後能用降典之伯夷訊鞫於聞人而必須皐陶之淑問謂獄之成於學也此猶其後者也必先有敬明其德之侯而後能教淑問之皐陶然則大畏民志無訟之

寔也猶新民之說也所以大畏民志使無訟之寔也即明德之說也無訟者新民之一使無訟者明德之一此自爲本末者也兼而言之者也由無訟而思新民其爲新民者不一由使無訟而思明德其爲明德者不一此要末而共本者也耑而言之者也兼言之而本在耑言之而本在此謂知本矣蓋天下有求本之理不更有求末之理猶之夫子之言得無訟之道不必更得聽訟之道故知本不復言末也知本則本之自全者其始無旁落之虞其終必無偏舉之弊矣不更言終始矣知本則本之漸致者其先無凌節之施其後必無逆至之慮矣不更言先後矣然此言可以知本而不足以盡本又何也重華之德豈殊文祖而放殛之典繼乎平章文武之德豈遜成康而刑措之風遜乎孫子然則無訟固不足以盡明德并不足以盡新民也哉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知本與致知知字不相干。

[illegible]內者與外稽無異致。蓋古人以知爲徹始徹終之學。而卽以物爲窮本達末之端。評朱子卽物窮理四字之所以不可易也。

[illegible]略想徑微。可自得其爲事。而事之在知。未嘗明據其然也。評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

[illegible]天下未有其物。吾心已有其知。評語有病。有則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評此生人同具之知。無待於致者也。評亦無無待致之知。亦從良知誤來。

格致之說。其流衆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悖劣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誑以爲醍醐。而識者但

覺其膻穢耳。於程子十六條有一二條不融貫則此理不能明白無疑但依稀近似得一二條而又雜入後來離叛之說以混之連此一二條亦非眞知也。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嘗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蔡南溪按六合以外存而不論乃日用事物而猶有不切者乎。[illegible]須知有不足格不必格者於此見王伯安格竹子之謬矣。

物。哥也原非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孔朱子辨一章一本之非。而但妄誤以作子致病也。

【異學辨】天下有幽深之物。聖人不知。聖人亦不知。辯也只好說散停東西。若幽深之物。聖人豈有不知。

【續辨】離物以求者。人於寂泥物以求者流於馳騖。辯異學俗學皆非格致。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抉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猶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爲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非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襲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即以此闢之矣。

傳六章釋誠意

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吆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

一誠意直貫到底故以下各傳皆說好惡。

首節

【總發】意之爲非爲是晰之必明者功已深於未有意之先而意之爲是爲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於方有意之際故離知而專言意也【講】疏發所以專釋誠意之故從來無此明了【發】意之發而無不誠其養存乎不覩乾惕之念固操於已所不覩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者於初幾省察之功尤屬乎人所不識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講】專釋誠意人但知

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非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說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知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

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眞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愼獨二字。壃界不淸。遂使全旨蒙障。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愼獨。非愼獨卽誠意也。將作看獨字。蒙混覓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

毋字便實用其力。

毋自欺便自慊。便是誠意。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
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掩覆也。
實好實惡。誠意已了。自欺只是不能寔好寔惡耳。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
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
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
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詩之善者。渾是一團天理。聖人存之足以爲勸。詩之惡者。猶欲忘
反。聖人亦存之足以爲懲。惟善而不足以爲勸。惡而不足以爲
懲者。聖人斯刪之矣。通於此說者。可與論如惡惡臭二句。總是

要發得盡也。

歸有光文 欺曰自欺。欺之獨也。慊曰自慊。慊之獨也。評 下之字便差。文 是其隱微之地而明明者纖悉之必照。評 獨知知字混人覺照禪去。文 吾亦惟重戒於斯以辨善惡之真機。評 此處不辨善惡。但察實與不實耳。文 由是知人心之初。止有此天而一念之天無物可對。是之謂獨也。評 獨字謬解。近日講學所謂獨體者也。其謬始於白沙甘泉。

慎獨不是又一節工夫。慎獨便是欺與慊分界處。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時文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意。[illegible]

愼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要際。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亦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寔與不寔。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愼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慎獨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寔。則自慊。不寔則自欺。寔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寔不寔。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即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眞。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眞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眞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愼。教眞教勇。則意無不寔矣。將文於辨善惡與辨寔不寔界頭不甚淸。故於人所不知己獨知兩知字。時混入致知去。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地

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愼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即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愼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寔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便是惡之萌蘖。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愼。愼有嚴善惡意。誠則是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愼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愼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愼獨即誠意，亦不是。

存養省察。槩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愼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愼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眞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慝。只是求直捷。告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欲

求其合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善去惡爲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主。即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説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家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説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愼獨。皆致其所知。愼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愼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小人閒居爲不善節

閒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愼獨也。

閒居便是獨。揜著時亦是獨。

病痛全在閒居二句。厭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絶處。故註云是非不

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工夫。前有格物知纔盡。後有誠意知纔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恭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見君子。只卒然頃刻耳。而閒居以來全身都到。

陳寄龍語 小人深有慕乎君子之容也。評 君子之容。小人所最憎誰肯慕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爲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

小人之見君子。反從君子冷眼中看出。君子之視小人。反從小人虛心中看出。此纔是還他人之視己。若作君子之視小人。則失語意矣。

如見非眞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眞無微不顯。無地可容。

世間僞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背。轉相覆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金聲文】夫外豈人之所能形哉。【評】人不能使之不形耳。看如見肺肝如何。【文】就中起念。而默默與萬物相往來者。是已不自隔絕其眞機矣。【評】此可謂之誠耳。氣即理耳。生即性耳。無善無惡耳。【文】使同志相聚。不過君子。孰使掩蔽不退者。是亦誠中之形。自悚人耳目心志而不可撲滅者也。【評】誠中當君子二字矣。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爲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愼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

雖指視自嚴而無掩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從來誤認誠字。以爲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寔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此篇講誠中形外處。畢竟要轉入這一邊討支離也。只坐誠字鶻突耳。【發】中外之應若影響然。宇宙必無一可欺之人。涉世亦必無可善吾欺之術。有愼獨而已。好僥倖於昧者之不我見。而致悔於彌縫之不工哉。【評】結語透快。極中後世僞妄欺盜之病。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天下眞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幷疑天地間道理。原不過如此。益信一

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揀擇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此謂一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一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鬼窟此不僅時文之病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人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曾子曰節

上文兩稱愼獨。此節正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衆之稱。對人之稱。卽上文已字自字閒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已獨處原自掩不得。衆人所指視卽在乎此。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與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已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書理從此殽亂不明矣。能於獨之可畏。說得分明。令人不得不愼。方見曾子平日提撕省察之密。與其特指此象。儆策君子小人。爲誠意下手工夫。無不警切。並可見大學於此節。特加曾子曰三字。不是草草。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

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撰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也。一念偶動。卽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兩句只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尚屬其嚴乎何界限須淸。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也。

〔總評〕吾之有爲有不爲。吾自動焉。〔評〕自動便錯。〔文〕非自憚於天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獲已而爲。有不獲已而不爲。〔評〕非憚天下也。只慣處便是指視。〔文〕夫非所惡。就非所好。則是有所畏焉耳。大道何寬。其若斯之嚴乎。〔總〕便爲所好惡多少病痛。不得不畏耳。小人不知天命不畏矣。嚴處正是道原。〔文〕吾所好則遂好之。所惡則遂惡之。何求不獲。而跼蹐於高天厚地之中。〔總〕正爲不

能如是耳。除非生安聖人。然聖人纔敬畏【語】至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若迫于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講】視指之嚴與迫於人。迥然爲己爲人之別。豈可同語【語】蓋世之小人有二。以爲天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視。而可以爲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爲天下必或指我。必或視我。而不可不强爲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評】此卽和尚之喫素念佛誦經受戒律也。也只是欺人。自欺者自已見得如此。却不如此實做耳【記】自欺之病。從無拈出者。只緣認誠意誠字太差耳。自欺兩字甚奇。被淺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illegible]】十目所視三句。是找足閒居爲不善節詠歎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illegible]】十目節竟作小人。初看似偏。然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先輩亦主此說【評】上文此謂

三句。已將君子愼獨拔足刪居節。又何須從新詠歎小人乎。以嚴爲愼。愼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愼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愼。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爲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即心爲性。以無善無惡爲極。故不

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个嚴字正希禪門人宜其云頤評者又從爲之辭則惑之甚矣吾爲正希轉語曰自欺二字本無奇被禪學人鶻突過去可惜可恨也只緣認誠意誠字大差耳。

富潤屋節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便推開潤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堅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个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人只以一誠意泥括德字籠統沒理會。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掇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與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矣

字點撥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却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新增體註】合身心而皆統於意【註】意如何統心【又】心廣即經之所謂心正也體胖即經之所謂身修也皆本於誠意如此云云【註】

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个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況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也重發斯不可耳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歸有光文】懼之以天下之可畏而人惟恐其或陷焉歆之以天下

之可慕而人惟恐其不得至焉傳者示人以自修之意切矣[illegible]
聖人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
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心不在焉節

心字須頓斷看便見得宰制蹇動其關係至重

[illegible]文 人心明湛之體本寂然一無所在也 評 故無乎不在莫
錯會

[illegible]文 當心之與波俱蕩也或從聲往焉或從色往焉或從味
往焉不可得而竟也 評 此意似住而隔上節說不正之故此節
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今要
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

所以生不是不好耳。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正。今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此都是不停當處。

章旨總文 心者合在不在以爲妙者也云云 **評** 楞嚴圓覺之臭涎耳。勦禿丁講疏之粗談。直敢無忌憚入經義亦秀才大亂之道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

大學

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羅萬藻文 天下人之家不如天子之家審矣。**評** 大學不曾分兩樣說。凡欲自文淵大。强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足。豈不帖帝王家。便不淵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首節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

好惡從誠意章來。直到絜矩處盡。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故諺有之曰節

笑諺者。未有不爲諺所笑。惟其皆然。故曰莫也。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廝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眞不可解。及其論刺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辨疑 方其苗也。曰吾意中之苗不爾也。幸而碩也。曰吾意中之碩不爾也。語 意中之苗與碩似有模樣而寔無模樣似有準則而寔無準則。使其果有模樣準則。則亦有知之者矣何也無無厭故也。

是苗之碩。未到穀盛穫多也。

此謂身不脩節

[illegible]大全饒氏盧氏說皆不可從蓋因誤看集註遂以首節爲身不脩次節爲家不齊是則兩節皆是身不脩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不齊意在言外[按]此謂身不脩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此正看註精細處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脩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一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遠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首節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爲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推行於自然。化效於機。責重於身。皆是下文中裏事。此節只講道理相通合一所以然。

身家之教以意示。家國之教以理通。

[illegible]窮其大國雖遠而非微。鏡其原。家即近而猶末。詳看下文師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者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爲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總明得此三句只講家國之理。不說感應。不重責成。不指機關。不

曲推變換自然明確。

此三句原說自然道理不得講成作用。

說理不說人說教不說效纔粘著人身說便礙。

只講立教之理不將上下分配何人身上孝字雖本身教說下却只說得其故相通不說其效相致。

【吳蘭陔總】人與人相聚而教生【此節】人只是此人故教只是此教不必連君子不必合國人只將家國情勢看透合一道理所以者也等字更不須挑剔而此理洞然矣若不曾明白得一篇西銘縱見得箇意思亦無從發揮此近人要說理字做來却仍是事效也。

說理不說效令人亦曉而動筆又輙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

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善會註語。不著眼在君子。而在所以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并不指人之修爲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說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卽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的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illegible]

入魔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即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

君事長使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見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錢吉士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

看先輩作此題。原只在道理上說。不曾著重人身。卽說到人身。也只是公共道理所以然。不曾著重在國人與在君子也。見理的當如此。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耳。從講章出身者。

老死無道理。

在家爲孝之道。即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若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著在承教之人乎。不是君孝而民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事君而教孝。亦不是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唐順之奚必陳力就列。而後爲事君哉。評此語却有病。事君原自有事。但其理通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上節只說道理。不得侵事效。此節只說端倪自然。不得侵推行。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此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

謂卽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亦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現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眞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人言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

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
又何以証定國耶。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己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連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己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韓當人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都連下半截蓋有諸己無諸己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非理言也求與非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己無諸己而後可耳。

求字從令字生來。便須有法制號令在。

此恕字。只在政治上看。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

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齊治相關要理。上文已反覆說盡。此又引詩咏歎。自有深情。須於

言表領會。

此處三引詩。與他處詠歎又不同。他處卽在本文。此却說完又起

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

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卽

下章絜矩相連血脈也。緊根上文兩箇而后。襯出題中三箇而

后纔見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
是直衍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
此三節而后。都從上文兩箇而后生來。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即程子
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古詩之法本如此。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
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
治先齊之正面也。所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
所以齊之本。求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三引詩。詠歎指示
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
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
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

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一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抉剔分明。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閒裏吟詩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于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關之義。故槩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有確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綸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

泥[illegible] 大家有家人而國之人亦有家人也必也修其身以宜其家人如詩所云也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焉而國人各齊其家而教成矣從來抛却國人之家一層教字法字終欠實落得此一提關功效氣象次第了然教家補出修身一層尤得言外之意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只家家父子兄弟如法便是國治。

[illegible]教莫先于夫婦。説者謂易首乾坤。詩首二南。天地之大義也。故首舉桃夭以補孝弟慈之説所不及。評此意甚精。齊家工夫最要最難在此。

上一句宜其家人。從宜前説來。宜字須下得著力。下一句宜其家人。是推説。從宜後説去。宜字須下得現成。

桃夭蓼蕭但説家。鳲鳩但説國。各止半邊。語道半邊。關合緣由事理。隱躍言表。俱在復一句中點掇有神。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申之妙。桃夭蓼蕭止言家而補出國。鳲鳩詩其儀何指。身正是何指。國中間卻補出家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乃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間。貴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説明。上文已

結此三引詩詠歎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於身也
故足法要兼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illegible]此處要說得是治國在齊其家原不是治國在脩其
身按傳文章法固如此但應做來是國與家相關不可跳過
家而與身對說耳須要發明此意因叫破治國不在脩其身不
覺反悖於理此文人主張已說只管暢快不顧義理之病不可
不知看平天下章言得失亦貴重脩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
嘗離根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
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與平有理一處有分殊處人但曉得理一不曉得分殊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于國而盡處

却自須有道。

首節

題句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

通節重在末句。末句重在道字。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

上老老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呆說似平天下重新從此做起者、便膚闊不切。

三句似實而虛。須在國與天下着眼。其效已見於國。其理即通於天下。仍在國說不得。即主天下說不得。要有治國在前。又有平天下在裏。又不得粘煞三句。謂道盡於此。須全神注起絜矩句。乃得其理。

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淸得與起與遂順層次。不及淸國與天下層次。

此三句是說感應。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

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

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故此三句只合虛遞只為國與天下地雖分。然同此上。同此民。故可以其同然者推度耳。

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意義極寬。地位還虛。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第國與天下分界處。不關發分明。則其次第之所以然尚未的確也。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濶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

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平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云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仍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

治與平分界在道字。若仍止說心同然處。則上三句已足矣。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與惡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絜矩

耳。非謂即與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錢補巖叟自記 絜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是非空空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絜矩也。評 時作即以中三句爲絜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絜矩。視此皆謬也。第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絜而為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為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為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與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道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

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若復回繳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

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如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慊。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

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只重處之之道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察其心。而失所以處之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說此則知絜矩之道是在興孝弟不倍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爲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縮到家國

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顧涇陽】只是這箇機括。苟一身之倫紀修於家。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麼國。問甚麼天下。但看擬著緊關處推行何如耳。【講】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國與天下。一派灝頂。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剩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惟心之病。

吾於勾股側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

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

大學講義 無不有矩而絜焉者貴也故君子觀於典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 絜者絜開去也若正希之見則絜歸一矣 **又** 吾見血氣心知之性存乎人不必拂天下以從一者云云 **又** 絜矩之道從天命之性上來不從氣質之性商量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卻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為道即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為平天下

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其弊只講矩字不講道字故絜字亦倒說向內倒說向內併矩字亦看成無善無惡這些子此非小小語病也

遺卻之道二字說絜矩落空去仍只得上三句意矣人謂絜矩解在下節不重做爲得不知下文只容解絜矩二字之義耳此重發平天下之道何害

書義來脉有眞有僞卻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眞也上章藏恕是絜矩之原而絜矩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眞脉也藏恕誠求矩字絜字之來龍

絜矩卽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脉也致知誠意乃能絜矩之根柢又是前一節說話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所惡於上節

說惡便兼好在內然於惡處較分明故止言惡耳。上下前後等位正是絜字所惡毋以乃所謂矩也。左右是並行人與上下前後自稍異交字是平等施與事使先從亦微分彼易於移動混亂者只是解書不仔細耳。

詩云樂只君子節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日新

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
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覓皮套子也。
好惡真源到此纔見自慊盡頭處。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也。
民之好惡。亦從天理上絜之。況敢徇己私乎。
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涖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己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私。即民心亦不望及矣。豈不可哀也

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說好惡能向誠意尋源方是能絜矩眞是王道本領

評家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爲名識註中能絜矩云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雜說彙參 君子有能絜之分則當有能絜之情此之謂父母之地

講 地字妙爲人上便有父母之責正在道理上看 **交互** 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此言君子當以父母自處曲體民情絜矩以誠求之存心如做父母一般耳非謂民好民惡百姓便稱我作父母也 **講** 此之謂三字是傳者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非必坐煞君

子自命也。

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鮮。

此之謂三字。極落得鄭重。

詩云節彼南山節

善譖人者。必不肯老定訟言。如君子偕老之詩。首章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章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三章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若美之若惜之。正深於譖人也。故古人謂詩最善罵。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節

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主即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謂

一此字。是要發發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

有德是四句腦髓。與慎德境界自別。

諸有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

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若四句俱重根德字。不漏却題中有人有土有財六箇重疊字否。

人但爲張大慶頌之詞。止爲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須知四此有是難詞。非幸詞也。緇重上一截。直歸到首句。逼出下文見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方是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爲説者。適出露其佞倖胸中耳。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歆艷。不知著一點歆艷不得。若謂因此不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

處。四句只一句。故下直接財字。

有德此有人四句。只合挨講。若一有無所不有。乃下二句中義也。

德者本也節

一有即概眾有所以為本。

艾千子謂德為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為財本也。財為治平之末務。非財為德末也。余以為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財為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

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

舅犯曰節

仁親以為寶一句。是直出無利計。是快說。無遲疑。是順口便道。無迎拒嚅囁。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詭譎。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本也。

秦誓曰節

黃淳耀人有相一國之才。有相天下之才。是二者不同量矣。獨至舍才而論識。舍識而論度。則優于一國者。即可擧天下以付之。斷斷要之相度正是其才識大處。非無才識也。秦誓所以入經以此。

無他技。不是寔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其心休休焉此句是形容一个臣心體大段不著事爲不落作用

不指風采不論功力若只在外面發揚便成郛廓

陳際泰文 吾欲以休休之度服天下因以休休之度爲人主所用

以託天下云云 **評** 看此念便斬却休休之根矣且題本從其心

看休休文偏以休休轉出其心是心與休休爲兩件也

其心休休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語最難描畫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訓有淡然無欲粹然

至善意此說好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有本領有大用若字意乃盡

若已有中正有曲成手段

艾南英文 相天下者未暇收道德之人以養坐鎮之功而先收材

技之人以隆器使之用 **評** 無此理但道德之人難得耳豈反後

於材技況道德亦不止是坐鎮之功坐鎮雅俗乃無道德者耳。
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
如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
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下半段又
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有技彥聖等差不齊正是無所不容。
彥聖地位甚高能好而容之則又高矣。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
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而纖細無遺
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
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

中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不是以一切渾蒙爲容也。

能容總上九句。能保推能容之用。能保卽在能容內。

唯仁人放流之節

此方見好惡極盡處。正是仁人之能。講調停渾融。總是不仁耳。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唯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鄉原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汚。在位而包荒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

看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誠恕之道。亦如是。

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于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唐順之 雖仁人也。物格知至。有以洞察乎善惡之機。意誠心正。有以深得乎好惡之道。顧 三尋能字源流。人皆可為仁人。是大學微旨。雖字不是截斷語。

好人之所惡節

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容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

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略。以理財用人平對。亦爲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特有也。至君子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葢即指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絜矩之道也。細玩章句。則其辨自見。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

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道便是大學之道。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此君子贊歎不得。

此君子以位言。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泰何說不去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卽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

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著落。

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据。聞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文變而爲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戚滄文自記 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二言得失。緊承愼德數節三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易。正因上二結有結有詁。此一結有結無詁。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是各有專指。不可混列。**評** 以上只是說絜矩。故于上節特註云。

自秦誓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徐爲儀謂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脉。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脉哉。總之眼孔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脉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絜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重理財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宿。而疎陋如此。又何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體認註意精細。輕于主張

立論。名人之謬妄。每甚於庸俗也。

【徐闇公】此節之前，則為用人。此節之後，則為理財。然則此節正總結用人也。非泛說主心，亦非兼說理財用人。集註所言總結，既不近取上數節，而泛指一章，便令作者不知所指。凡此節所言大道，用人之道也。下節所言大道，理財之道也。大要不出此二者。若不實結用人，則此大道又為何物乎。所謂得之者，得人也。失之者，失人也。不然則二之字亦無所指。【評】依闇公評，則康誥之前已說理財，是康誥節所言得失，即應作結理財解。其所言命，有財無財之命也。若不結理財，則此命又為何物乎。得之者，得財也。失之者，失財也。不然，二之字亦無所指。以了才鄉子看，得不鬨堂噴粲乎。當時諸公皆淹通秀才，以名節自任者。然都悖謬如此。總為邪說浸淫，以叛棄朱註為高，勢必然爾。蓋亂極

橫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大道緊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不止爲平天下用。

忠信。人即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寔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愼獨也。

忠信是絜矩前一節工夫。

生財有大道節

[illegible]財者國之所不能無。而亦非君子之所講[illegible]不用如此

說纔說不講。便有得私心小樣。

說不必講。便是講者人轉計。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

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

風馬牛不相及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

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

此平天下之義也。

財足原只在民間。經理却須王者耳。

中四句。本平列。無層次意。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陳際泰】國用之亟也。一嘬而撫之。而屢世之蓄積殫。幸而無事。猶存之國也。一有意外之虞。智者難爲圖矣。【[illegible]】屢世蓄積殫。必有事矣。總之不必說到此。只用之疾。自然不足。恒足恒不足。只就日常說耳。【泰】天下賞賜錫予。特爲鄭重。或有剋而弗忍之嫌。然而亦無傷也。【[illegible]】此畢竟有害。非舒之謂。舒字總說自然道理應如此。說向作用去。意非不高。然非大學中正常久之道。人人可行者也。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

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爲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節

此仁字爲下節引線。仁者二字漫置不得，張受先謂不重在以財發身，只要見得如此，則生財不可無道，爲平天下一大事，却是胡說。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如受先所云，都成倒亂矣。

【講發明】夫財者，大利大害之所在也。雖至聖仁人，非此無以結天下之心。【翻】仁者結民心惟此，此則亦權衡矣。謂仁者即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

爲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如臥子言其心術不仁甚矣。此處毫釐之差。不翅千里。

未有上好仁節

此節雖多疊句。而語意一氣急遞。總以首尾仁財爲主。未有好義二句。只是過接楔後耳。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人惟看得中一疊沒緊要。而首尾仁財其理又盡於上文。不過從二簡未有討口氣。總屬複衍無味。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

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于義義字只貼下看有意思在

陳紫峯講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者無相感不輕則激不交則忘評此意正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爲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臥子亦以爲人之所設耳鹵人亦齊等耳彼既有高尊之樂我復居臣虜之藝而又索能奉之乎評何處來此誕謾悖理之言人胸中有此議論直是生心害政

孟獻子曰節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聚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自陶石簣畧過上二段偏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說其實非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只照綠馬字講此與拾遺契而數齒計富者何以異乎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妾織蒲夫子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

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爲利收結是也。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且此節重義利。亦無兼理財用人之說。讀者勿泥爲不易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

善之。只是信任之至。

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褻狎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爲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終